

恩斯特·斯坦因著
高紹年譯

一个 青年教師的自述



一个青年教師的自述

[德]恩斯特·斯坦因著

高紹年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 9 5 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写一个热爱自己职业的青年教师，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去工作的情形。

这位教师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一个学校，他开始时面临着許多困难，但是由于他認真努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他终于克服了某些人的旧教育观点，消除了人們对教师职业的偏見，发揚了孩子們的集体主义精神，取得了孩子們的信任。

Ernst Stein

Ein junger Lehrer erzählt

根据 Tribüne, Verlag und Druckereien

des FDGB, Berlin 1953 年版本譯出

一个青年教师的自述

〔德〕恩斯特·斯坦因著

高紹年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52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 3 1/8 字數 58,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1,500 定价 (8) 0.26 元

(AG04/57)

一个青年教师的自述

相 逢

一个孩子俯伏在树林里一块空地的草叢中，空地周圍長滿了茂密的野草和高高的蘆草。我从森林邊緣走进空地的时候，起先一点也沒有注意到这个孩子。他出神地呆望着前面。照我的估計，这个衣衫襤褸的孩子，年紀不会超过十二、三岁。他的身旁放着一只凹凸不平的藍鉄罐，鉄罐里盛滿了黑莓。一些蕈菌从他捆扎起来的彩色方格子手帕里露出来。他小心地用根草莖在地上的一个小洞里撥动：他一定是想把一只蟋蟀从它躲藏的地方逗引出来吧。

当我紧挨着站在他身旁时，他畏縮起来。他掉过头来，吃惊地凝視着我。他的眼睛露出一种不欢迎的和哀求的神情，我把手指攔在嘴唇上，小心翼翼地在他旁边蹲下。于是他又專心去逗蟋蟀了。現在我們两个人都在觀察这个小洞。几分鐘以后，深褐色的蟋蟀头也可以看得見了。这只小动物憤怒地从洞里爬出来，終於嚶嚶地叫了起来；起先声音还很輕，后来却越来越响。突然这个音乐会停止了。一只大蚱蜢跳到蟋蟀洞的旁边。蟋蟀象閃电一样快地縮回到洞里去。

我們这两个看客，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接着大笑起来。我跳起来，十分愉快地走了几步，好使我重新恢复正常的活动

与深呼吸。

这块空地从我脚前开始陡削下去，因此我一眼便可以沒有阻碍地眺望到这一个广阔的山谷。我現在在这里才初次有机会看到我清晨就出发前往的那座小鎮。在上午的阳光下，那条有着許多桥梁的河流在閃閃放光；一条寬闊的公路和一条鐵路沿着河的右岸向远处延伸着。由这条河分出去的两条支流在这里汇合，几条較小的溪水也从支流流向这条小河。小城象一幅彩色地图躺在我的眼前：街道、紅色屋頂，最远一点有一座工厂。

我仔細地观察了我未来的工作地点之后，又回到树林边缘的那条剛才走到这儿来的小道上。这时那个孩子也站了起来，抓住了罐头和小包。他疑慮地看着我：

“很迟了吧？”

我掏出挂表，回答他說：

“快到十点半了。”

“那我得赶紧走了，我等这只蟋蟀已經等得很久了。”

他立即想走，可是我拉住了他：

“对不起，請等一下。你能不能給我指点一下，学校在山下面什么地方？”

这个孩子对我的話的反应是令人非常惊奇的。他臉上的那种愉快和开朗的表情消失了，好象突然有阴影籠罩在他的臉上。从他的眼光中露出不滿和敌对的神情。他用手指着一座在小河渡口附近的淡黄色建筑物，告訴我到那儿去的路。然后，他急忙地点点头同我告別，随着就跑开了。

我沉思地跟在他的后面走进山谷。一个孩子对学校的回忆怎么会这样地惊惶不滿呢？大約这孩子从我的問話中已經正确地推測到我和学校有关系，可能还是一个新教师。可是又为什么他要这样故意地瞧着我呢？

这次小小的相逢使我想得很多。

在这朗丽的八月天，我初次訪問了下学年我將在那里工作和住宿的地方。首先，我想了解我教的班級和学生的詳細情况，好使我在以后几星期的准备工作上，可以更正确地做好我的工作。因此，我怀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去和那些陌生的新事物接近。我审慎地觀察在路上相逢的很少的几个人，也許他們中間的一个是我未来的隣居，是我的一个学生的父亲，或者是一个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現在，我已經和一个孩子談了話，他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学生，因而每句話和每道目光对我都具有双重的意义。我对他奇怪的态度为自己寻找答案。这大概跟孩子的个性有关。这一定是这里以往的教育和他上課时的經驗的过失。我摇摇头：我的新学校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不多几分鐘之后，我到达了目的地，看見了学校的校舍。学校座落在一个街角上。两扇大小不同的門，成直角地互相毗隣，旧的那扇門是又低又暗；另一扇門既明亮又高大，一定是一、二十年前才加設的。这里还有我想要拜訪的校長的宿舍。学校的大門敞开着，走廊里在进行大扫除。我登上了寬大的楼梯。楼梯的左右两边貼着图画和标語。我探索似地沿着第二层楼的寬暢的走廊走着。不要几个星期，走廊里又將會

熱鬧起來了。我留神地注意着牆報上和其它裝飾上的東西。

每個學校都有自己一定的面貌。雖然學校里不在上課，但人們也能推測到什麼樣的精神籠罩着這個學校——整齊與愉快的學習呢？還是毫無紀律和愚昧？就如人們初次跨進一個陌生人的住宅時，一定會從房間里的擺設，家具和書籍的選擇上，想象出主人的一副形象一樣，在我考察這個學校的氣氛時，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是不好的。每件事物都使我有一種冷冰冰的感覺。圖畫與標語是不能令人喜愛的。

我終於在第三層樓找到了我要去的那個房間。我掀了掀電鈴，一個婦女打開門來，把我領到辦公室里。校長藍克從寫字桌旁站起，迎着我走來。他是一個又高又瘦的人，生着濃眉，戴了一副沒有邊的眼鏡。眼鏡後面的一雙冷酷、灰色的眼睛在審視着我。他寒暄了一番，算對我表示歡迎。我問起我教的班級和我工作的詳細情況，校長翻了翻他的公文夾，只簡單地回答了几句。

他是那些很難談得投機的人里面的一個。那些人雖然有時也和別人交談，但是却從來不主動地接近別人，同時，也拒絕別人跟他們接近。我特別想了解由我擔任級任導師的那一班——八年級——的詳細情況。他一聲不響地把一摞文件遞給我，可是關於這個班的組成情況和以往的發展情況却一點也不說。當我鄭重地提出幾個有關學校內同事和同事間合作方面的問題時，却只聽到他一些不得要領的答話。我接着打算向他報告一些我以前的工作和我學習的專業。可是這也毫無意義，因為他坐在那裡，根本就不關心這些，因此我只好趕

快結束這番談話。我問了一下我住的房間，校長便把地址告訴我，我再一次跟他握了握手——一只沒有感情的、乾巴巴的手——便走了出去。

我又在街上了。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氣。我真想像狗一樣抖抖身子。我只要一想到要跟這個人合作時，身上就不由得感到一陣輕微的战栗。以前我在一所小小的鄉村小學里教了三年書。在那個學校里，我們五個人組成了一個友好的集體。不管年長的還是年輕的，每一個人都關心別人的生活，盡自己的能力幫助別人，如有必要，也會提出批評。大家都很關心別人的一切憂慮和困難。我們的大小會議多半開得活潑而有趣的，有時候就在某一個同事家里愉快地把會開完。真的，也有這樣的情形，當我在深夜坐着批改練習本的時候，一個同志來敲我房間的門，想跟我討論一個使他很激動的問題，或者來向我商量一些事情。

現在我是處在怎樣的另一種環境下啊！我不由得回憶起教育局長微笑的面孔。他在分配給我新的工作時說：“那邊有工作要做，我親愛的同志。在那個學校里，還感覺不到真正的集體主義思想；每個人都是形式地、沒有生氣地進行他們的教學工作。要輸送新的血液啊！你的任務是很艱巨的，不過我希望你能够勝任。”他緊緊地握握我的手，與我告別。

打聽了几次以後，我走到了指定給我住的那間屋子，它座落在山坡的半腰，住宅區的盡頭。住宅區是由一些新建的房子構成的，房子四周都是花園。緊挨在住宅區后面的就是環繞着山谷的森林。我怀着滿意的心情觀察了這間屋子。几棵

長得很漂亮的、已經成蔭的毛櫟樹聳立在屋子四周。

柯赫太太是一個愉快的、肥胖的婦人。她領我到一間閣樓里。我很喜歡這間令人心神舒暢的、明亮的小房間。當柯赫太太把租金、早餐和洗衣問題向我解釋的時候，我已經在考慮怎樣布置這間房間了，並且想象着：當我下午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它將怎樣地接待我呢。

等到我們取得協議而我又要出去的時候，從隔壁房間里走出一個駝背的老人，他招呼也不打一聲，拖着毡鞋打我身旁走過，輕微地咳嗽着，偷偷地瞥我一眼。

柯赫太太把我領到樓下，還領進她的房間里。房間擺設得非常雅致。櫃子上放着一個大肚子的磁花瓶，瓶里插着白色薔薇，牆上挂着一張鑲着黑邊的男人大相片，他有着一雙嚴肅的眼睛。

在告別之前，我走到窗邊，想請她告訴我到飯館去的路。我看見一只漂亮的書桌，緊靠在我的面前，桌上放着書籍和針綫盒。作為一個書獃子的我，情不自禁地向書名瞟了一眼。這時候，我發現了一張小小的照片：一個姑娘的面孔上含笑的、年輕的眼睛在閃光。我今天在領受過許多嚴肅和陰沉的臉色以後，這張照片使我舒適：這張照片對我來說，仿佛是一個給我勇氣和希望的好友。我匆匆地告別，吹着口哨，腦子里充滿着幻想，走下山去吃午飯，然後再搭火車回去。

工作开始了

沒有几个星期以后，我又踏上了同样的道路，开始去教書。我以为自己是个有經驗的老教师，但是每当我在新的班級里开始我的工作时，那种心头激起的不安和期望着的喜悦，还是沒有完全消失。这种感觉比起我在战前学徒时代，站在車床旁做成一件特殊成功的产品时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和不安，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够站在那些满怀希望地注視着我的孩子們面前，我总是感到塑造这些最宝贵的财产——年輕人，是一件最美好的任务。

八年級乙班上全是男孩。最近几天我已經把档案和有关学生的文件彻底地研究和考查过，我对这些孩子们的成績和社会关系作了一个观察。大多数孩子的父母是在当地国营工厂里工作。但是我教的那些孩子們并不是全都有父母的；战争給許多人在很早的少年时代就带来了苦难和恐惧。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移民的孩子。有几个孩子是在美国恐怖地轟炸德累斯登之后从火海中逃亡到这里来的。可惜班上还只有很少几个人参加了少年先鋒队。在我的乡村学校里，情形就不一样，許多孩子都参加了少年先鋒队。

我跨进教室，鎮靜而集中地瞧着孩子們。相逢的最初几分鐘常常会决定以后的一切。人們彼此相逢时，每个人总想按照对方第一次的談話和举动得出一个偏見，这种偏見就是以后双方熟悉了，也常常很难能够糾正过来。这事对学校工

作來說，也特別適用。在頭几堂課內，一个新的教師可以喪失他整個學年的威信，但是他也可以贏得孩子們的心灵。我很快就看出來了，這些孩子不象我以前教的鄉村學校里的孩子那樣有紀律。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大家才停止了講話而留意地注視我。等到室內完全安靜之後，我才鼓勵并祝賀他們。

所有孩子的外貌都是健康的和精神充沛的。其中大部分都參加過暑期里面的各種活動。另外一部分皮膚晒成棕褐色的孩子，是剛從東海少年先鋒隊夏令營里回來的。在許多張面孔當中，只有一張是我認識的，這就是跟我在一起觀察蟋蟀的那個孩子克勞斯·貝爾格。克勞斯坐在靠窗口的最前排的凳子上，但是他卻認不出我來了，他也向前面望着。其他的孩子我都不認識。等到我能把他們一個個認清并能叫出他們的名字，那恐怕要好幾天呢！

就在這彼此祝賀的幾分鐘里，孩子們同樣在端詳着我，而且顯然在想象一幅將來對我的工作方法和舉動所期望的圖畫。這是第一次沉默的考驗。我可以察覺到幾個學生愉快而緊張的神色。其他的学生裝着一副嚴肅、冷靜的態度注視着我。他們好象想說：好吧，現在你來顯示一下自己是一個什么样的家伙吧，不過不要以為你會很容易地使我們欽佩！一個又高又瘦的、臉上生有雀斑、頭髮蓬亂直豎的孩子，終於想實地來試試我的態度了。當我彎下腰去看教學計劃和點名冊的時候，忽然有人扔來一個紙球，它在講台上一彈，滾到地上去了。我早就注意到干這種英雄行為的準備工作了，所以能夠馬上把教室內發生的搗亂平定下去。我以冷靜、嚴肅的聲調

要求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盖尔特·李柏汉——把紙球扔进字紙簍里去。原来盖尔特在扔了紙球之后，企图躲在他前座人的后面。現在他帶着愚蠢的、尷尬的微笑站起来，把紙球拿掉。然后，他滿臉緋紅地坐回自己的位子上。全教室的人都緊張地注視着这件事，取笑盖尔特这副窘相。有几个学生窃窃私語地交換了一些意見。

在八年級乙班里，我把德語作为最重要的一門功課，想在第一堂課內把文法的知識大概地敘述一下。当我提出一些溫习扩充簡單句的問題时，我立刻就感觉到，这对他們是多么憂慮和失望啊！只有很少几个学生站起来，不乐意地作了回答。一个瘦小的孩子坐在最前排的凳子上，他那善变的表情能把每一种情緒立刻反映出来。他扮了一副可笑的、苦惱的怪臉。

“呸，第一天就来这么一堂无聊的文法。”他低声地叹息着。

他的隣座的同学都大笑起来。我馬上走上去：

“你到底为什么要反对上文法課，戴奥·霍夫曼？”

这个小家伙站了起来，紧蹙着眉头說：

“噢，如果整整一小时，老是講詞呀，句呀的，那这堂課一点兴趣也沒有了。即使我在一个句子中找出了主詞，我又得到些什么呢？真的，沒有一個人会因此得到点好处。还是向我們詳細地解釋一下电气或者汽油发动机，使每个人將來都能够正确地应用这些东西，这倒有用得多。”

“戴奥，你誠实地說出了自己的意見，我感到很高兴。”我回答說。“可是还得考虑一下：在你們今后的生活中，是不是

大家都能够正确地运用語言与人交往呢？所以在学校里就学习好怎样出色地和有把握地掌握这种工具，这难道还不重要嗎？我認識許多工人，因为从前的学校沒有給他們作基础的訓練，因此他們終身都感到不便，到处碰壁。他們常常有一个美好的想法或一件有用的建議，可是他們却不願意在大会上講出来，因為他們沒有受过自由和正确地表达自己語言的鍛煉。他們对写下自己的建議，犹豫不决，因為他們不习惯書写，要不写白字，感到沒有把握。”

許多学生同意我的說法，并且能够从自己經驗中举出一些例子来。我抓住了这些例子，想使孩子們透彻地了解祖國語言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跟他們指出：我們只有通过語言才能增进对別人的了解，才能正确地完成我們生活中的任务。

全班同学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这次普通的討論。我又一次地体会到：在开始一段較長的工作时，不應該立刻从个别問題着手，而首先應該对当前的情况作一个全面的攷察，弄清楚新工作的意义，这是該有多么大的好处！就連一个孩子也不仅想天天能完成他的学习任务 and 細小的工作步驟，有机会的話，他也想了解一下摆在自己面前的全部路程，听一听学习的目的和意义。我把本年度要上的文法內容概括地向全班学生作了說明，然后把今后整个学年最初的三分之一時間的准确計劃表，挂在牆上。

当我在下一堂課按計劃进行教学和复习扩充簡單句时，孩子們在經過了一番准备以后，虽然对功課无疑地比以前要熟悉得多，可是收获还是够悲哀的。我对孩子們的貧乏的知

識，許多拼法的錯誤和不正確的發音感到吃驚。前任教師，如同在班級記錄冊里所記載的那樣，已經把教學計劃所要求的一切教材都講過了。可是許多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都發生了，因此有許多東西我必須在最近日子裡再從頭講一遍。

在以後的几堂課上，我進行了克服這班學生在拼法和文法方面的弱點，這個工作使我遇到了愈來愈大的困難。在這几堂課上，只有很少几个人還注意聽課，大部分的同学腦子里轉念的不是文法練習，而是別的糊塗事情。戴奧·霍夫曼在他的文法練習本上全神灌注地畫些汽車和摩托車。當我面向黑板寫字的時候，蓋爾特·李柏漢企圖把紙飛機放出去，其他的学生不是輕輕地在談話，就是正在半睡似地打盹。

我是絕望了。我開始時所講的話有甚麼用呢？我煞費心機想出來的一切練習和復習又有甚麼用呢？我沒能吸引住孩子，也沒有能夠引起他們對學習的興趣。現在孩子們無心聽講這件事在威脅着我，秩序和紀律都受到破壞！我必須用最大的力量才能防止搗亂和意外。

以前遇到這樣的困難時，我就常常跟同事商量。尤其是年長的同事們在這種情況下想得出辦法來，並願意幫助我們新教師。但是在這里就連這簡單的事情也無法做到。開斯勒，一位年輕、瘦小的、臉部表情很嚴肅的女同事，在與我相同的班級里教語文。我在休息時間幾次三番想跟她談談，請求她允許我在她上課的時候去旁聽一次。但是這樣的機會不是常常有的，一星期內我只有一堂課是空的。當我第一次提出要求時，她搖搖頭拒絕了我，因為在這堂課內要進行聽寫，這對

我說來，是沒有什麼可以觀摩的。再下个星期又不行，因為她只復習和檢查以前的功課。我回答她說，即使是這樣的一堂課，我也感到興趣。但是開斯勒同事婉拒了我，使我最後只好打消了到她那里去旁聽的念頭。

另外有一個同事斐克勒先生，他在我的一班里教數學和自然科學。他的頭髮已經花白，走起路來背有點兒駝，好像經常背着一個重物似的。要在教員休息室里的同事們中間碰見他，實在是太不容易了。他大部分休息時間都在教具室或者在物理室里忙碌着。於是我就到那里去拜訪他，或許從他那里可以了解我教的班級的詳細情形和獲得如何教育個別學生的建議。但是要和這位同事談話，也沒有得到成功。他自己是一個具有同情心的人，可是總是畏畏縮縮地不肯講話。假如我們找到了正確道路，並且把他從看不見的重負下解放出來的話，他也許會講話的。

最後，我想在教員座談會上碰碰運氣，因此我請求在會議結束的時候，討論一下我在教學中存在的困難。校長客氣地聽了我的發言，可是他却要我考慮到我們的會議不能過久地延長下去，因為有幾個同事必須搭火車回家，好些女同事回家後，還要干家務。他把我的提議請大家討論，結果大家一致搖頭並發出怨言表示拒絕，於是我的提議也就完蛋了。

會後，我們教生理衛生的教師朝我這兒走來。他是一個有着一副精神飽滿的臉色、兩頰發紅的年青同事。他友好地跟我握手。

“我衷心歡迎你的到來，同事。”他笑着說：“你剛才碰了個

大釘子，那是完全料得到的！在这所烏烟瘴气的学校里，合作和集体是没有的！我們根本談不上是一个同事的集体，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羣个人打算者或几个小集团。必須共同来做的事情，大家就形式地、不是真正关心地干一下。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一办完公大家就立刻离开这片‘舖子’。这确实是給学校里吹进一些新鮮空气来的关头了。可惜得很，我不能在專业上帮助你和你提出一些建議。除了这方面以外，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随时可以帮助你。再說，个别同事实际上人并不坏，必須爭取他們，作为合作的开端……”

約亨，一个体育教师，是我在开始工作的几星期內，唯一跟我密切联系的人。他的活潑的眼睛和坦率、真誠的談話，有着攻击旧环境的新力量。我們在休息時間閒談，偶尔也在下班之后一起討論。但我原来对工作的担心，他自然不能帮忙解决。

每当我坐着备课的时候，我小房間里的电灯就一直亮到深夜。我不断地思索着，怎样才能使一堂文法課变得又有趣而内容又丰富。要找出正确的出发点，总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就是说，要从祖国語言的优美的例子中，得出文法的規律来是很困难的。但是，首先我必須很好地考虑已經知道的文法規則的練習和使用，必須熟悉不同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是变化很多和很有意义的。这样做，不仅能够熟練地应用規律，而且可以把規則灌輸到学生的头腦中去。在教学計劃中的学时各單元形成之前，我往往要考虑很久。

在第二天，当我站在自己的教室前面，打算把那些費尽心